



一脚踏进江里，一脚留在岸边。刘家台与嘉陵江对岸的大溪沟、临江门，并肩走成两条平行线。往昔，它是城里的工业基地，市民的菜篮子……如今，光景向好，一江碧水缓缓地流过了这儿。



轨道交通9号线的出口，进入刘家台中央地段，幢幢新楼矗立在大道两旁。

来参加同学会的全是街坊老邻居，再次汇集这儿，故地重游心生回家的感觉。群主抬眼环视一下：“大家都按时到达，说明现在交通的便捷。”路途稍远的范同学接过话题：“我从大学城来，不过就是一上一下，轨交让许多人成了邻里。”

一路说说笑笑。刘才平走在前面，他做过驴友喜欢带路，他的人生一半在家中一半在旅途，条条线路在他脚下成活地图。这次，他主动站出来吆喝：“跟我走。”

刘家台从一张褪色的黑白照，变成了一张鲜活的画面。宽敞明净的街道，绿树丛中的房屋，楼上住家临街开店：杀牛场老火锅、蜜雪冰城、蘸水肥肠、遵义羊肉粉、九村烤脑花……一双双眼睛盯在上面找吃喝玩乐。

对面对一堵绿墙，顶端是高压线的钢架，让这片原生地保留下来，种上枝叶覆盖悬崖的爬壁虎植物，宛若一幅挂式的大屏幕，循环播放春夏秋冬。

眸光回到大楼，绿树花草生长在空中平台边，丛丛簇簇长得潦草又猖狂。带杆的蓬勃向上只此青绿。柔软的藤蔓缀满艳艳的繁花，顺势吊到商铺的上方，荡来荡去地炫耀：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



五江支路，绕过几个弯拐，进入刘家台的三岔路口。它上下与外界连接，左右串联起陈家馆、聚贤岩，绵延几公里的江岸。

多年前，机器轰鸣声中，一根根云端的烟囱，吐出浓浓烟雾。我知道一根烟囱就是一座工厂，

又见刘家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程华照

锁厂、锻压厂、锉刀厂、红光织带厂、豆腐厂、向阳木厂……工厂的间隙，坡坡上水边边，栋栋吊脚楼，砖瓦房的家属楼静默在那儿。

我家在厂食堂用篾席隔成的房间，全家五口人床挨床挤在一堆。逼仄的空间容不下我的脚步，邀约哥哥姐姐去大板桥杀猪场打探，见公路上有农村拉猪的车子进去，欣喜得立马跑回家告诉大人，准备好肉票明早去食品公司门市割肉。

大板桥，刘家台街道的低洼处，雨水和嘉陵江的洪水常光顾这儿，地面水汪汪成了一条泥泞路。运猪车一到这就打滑，加大油门也爬不上去。那次，车子稳不住直杠杠倒在坎下的厕所，车头玻璃摔了一地，厢里的猪吓得夹起尾巴四处乱窜。

刘家台广场，以前是看露天电影的地方。放映前街道厂门口贴上海报，门票紧张不公开出售，分到段上居委会和辖区厂工会。凡是八一制片厂的战争片或爱情片，更是一票难求。我因写得一手粉笔字，画得来几幅插图，所以居委会的黑板报月月出自我的手，成为段上的积极分子。凡遇到这类电影，我都会得到她们关照。

《刘三姐》上映那晚，街巷里的人扛着长凳，在银幕下争抢好位置。电影机哒哒转动，挂在杆上的白布出现光影，闹哄哄的场景顷刻安静下来，人们仰起头睁大眼睛看起来。一场剧终紧接着又是加场，里面的人端起座椅出来，看场下的扛着长凳进去，双方谁都不让地塞在大门口。

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晚风轻拂皓月朗照，夜色温润撩人。然而，这些不是我向往的，脑海仍停留在银幕的剧情里，一个新的词汇悄然撞入我青涩的年华，惊喜地发现世间还有如此神圣、纯洁的东西，远比我手中的雪糕还甜蜜。



夹皮沟的牙膏厂，空气中飘散着牙膏的清香。“小程，带上工具去修机器。”刚进厂，师傅对我说。

随他走进灌装车间，缕缕牙膏的气味扑面而来，不浓不淡让人神清气爽。

一眼望去，条条生产线前，依次坐着两排操作工，全是清一色年轻女子，行云流水般跟上机器的节奏，将支支牙膏套盒打包出厂。

我们机修工，鼻里闻的老是烧焦的机油气息。清爽明亮的车间，一桶桶洁白的膏体散发着香味。我那步到生产线旁，近距离感受这股香气，看她们娴熟的操作，听她们亲切地叫我：“刚进厂的小弟弟。”

从早到晚两班制的轮换，牙膏的香精味、果味、中药味不知不觉地钻到女工身上，滋润她们的肌肤，成了自带香水的女人，无论走到何处，这股纯纯的气味被随身携带，一路留香。

下班，陈英她们拎着包包，穿着高跟鞋，徒步走向刘家台码头乘轮渡回大溪沟。高峰时段，密封的舱里人挨人打起拥挤，空气中有种说不出的异味。待她们进去后，身上散发的气味，顷刻就将那种气息压得消失无踪，乘客不由回过头打量她们，说“牙膏妹走到哪，都是香喷喷的”。



坎上，一间青瓦片土墙房，门楣处贴着“烈属之家”。

张么妹十一岁那年，父亲在南阳部队去世，不久母亲也相继而去，家破碎列入刘家台的特殊家庭。素爱跳绳踢毽满街到处跑的她，生活一下来了个急转弯，开始拎着篮子进菜市，丢下书包上灶台。

季节的更替，这家人苦头难熬。不是婆婆哮喘发作，就是爷爷身体不舒服。张么妹端起一碗荷包蛋走到他跟前：“爷爷，自家鸡生的快吃了吧。”爷爷黯淡的眼神一七，手软软一推：“嘴里没有味，吃不下。”“我熬绿豆稀饭给你吃。”张么妹见他气无力，伸手去摸他的头焦急地说：“你不吃不喝的，那我带你去医院。”爷爷这下睁开了眼，斜着头盯住门外。

刘家台没一处大的医院，小的医务室家家厂里都设有，仅限于擦点红药

水，打打针换药，概不对外服务。红旗木器厂实力稍强设有多科室。以往老人生病，被张么妹搀扶到那儿，医生看到这种家庭特别，又是切脉又是听诊，说还可以上门看病。

爷爷这次病得严重，得立即送往医院。“张小梅，来一下。”闺蜜听到呼喊疾步赶来，见张么妹正踮起脚尖取老式竹滑竿，赶紧上去合作，将其从屋梁上取下来。

锁厂那坡绕不开的必经之路。又长又陡的台阶，打着空手的人在上面，也要冒几通汗水。张小梅在前，张么妹抬在后，滑竿的重心向后移。张么妹脚沉重不由放慢速度，呼呼喘起粗气，滑竿吱吱作响。路人瞧着上面呻吟的老人，又看看下面两位闺女，无不竖起拇指啧啧称赞：“刘家台的张么妹——滑竿姑娘！”



积木似的房子，随意地挤在一隅，赋予它奢侈品的名字：钻石广场。

见大伙酒后脸颊飞红，好似上了妆似的。房建明踱步到高处双手挥动，亮出嗓门领唱：“年轻的朋友们，我们来相会……”歌声飞扬，陈同学把手机架在自拍杆上调整好视角，喊：“一二三，茄子！”

广场打造出许多人文景观，引来人们打卡。大家衣着潮流，男的休闲、女的俏丽，散落在各个区域。骑行道上自行车在飞奔，坝坝上有人歌舞有人伴奏，树下一群布衣男女打太极……远处，爷爷牵着孙女，笑呵呵向这边走来。

刘才平望着侃言：“这原是锯条厂、豆腐厂、织带厂所在。而今成了人们拍视频、上抖音的地方。”

我把黄花园大桥和江北嘴金融中心当作参照物，手指向坡上一棵大的香樟树：“那儿，我曾住过的地方。那边，是我曾读过的十六中。”

刘家台码头

山林里的歌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游义平

跃。

四面山林区的七月，林间一股乡土气息，裹着阳光，惊动了蝉，山林里的歌声就此起彼伏。

朋友从外地来，自然是要陪同远方的客人到这样的美景胜地来走一遭的。住的地方，恰巧距离森林管护站不远，于是，与王元跃就有了第二次接触。

陪朋友在山林之间住下，晚饭后与朋友聊天，聊到了森林。而我们的谈话，把路过的王元跃拉扯了进来。于是，关于森林，在夜光之下，在茶水之间，我们又有新的认识。

远处，夜晚之下的树，突兀地如山崖一端，许是看腻了人间烟火，和着夜里星光虫鸣，栖息出一座山岗的灵魂。这是王元跃指给我们看的。

在片刻的静默中，我们听到水声，那是山下一股清清凉凉的山野间的潺潺流水，忽高忽低地与人的嗅觉对流，献上一曲自然的歌。

弋，时常的情况是，一走就是半天。走出去的路，还要走回来。可以是原路返回，但在林间，更多的还要开辟新的路。”

“这片森林有多大？”朋友问。“四面山约有18.4万亩森林面积，所以叫天然氧吧。”

忽然想起，第一次与他相遇时，脚下的路，正是由一些竹木搭建而成的。当时觉着诧异，现在想来，这些路，既是方便游玩之人，也是方便工作人员在林间行走。不然，那些统计的数据，那些不为人知的珍稀动植物，怎么能被发现隐匿在这深山之中？

“森林是文明社会建造过程留下的一部土地沧桑史。”这话是朋友王元跃在与我们告别时说的。那些被埋埋在地层之下的种子，总算在空地坎间熬出头来。

映在地面的灯光夹杂着夏日的风，携着目光移到星空。有句话，我没有说出来，在心里打了腹稿：“有些世事、生命，就算近在咫尺，机遇未到，也是黑灯瞎火。被赠赐给荒野，意味着，就要成为山顶高飞的鹰。鹰击长空，唱响着歌，歌声在山林里回荡。”



绿是山岩间树木的苍翠，黑是骄阳透过叶隙映照的肤色。在特定的环境，就这样见到一个人，而生出这样的理解。

与他第一次遇见，是在七月的四面山。那时，他穿着黄色马甲，从山坡上的丛林之中，先是一抹黄色影子，接着一个手里拄着段枯木小棍的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是游客，他是四面山林场的护林员。

“你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欣赏美景，但是请你们一定要守护我们的山林，好吗？”声音不是很大，却是不容置疑的。

“我们是来旅游的，可不是来守护的呢！”与我们同行的小孩口无遮拦，脱口而出。孩子把我们给逗笑了。

“哦，小朋友真可爱。那请我们每个来游玩的人，都能保护环境，不要在林间用火，可以吗？”走近小孩子的护林员弯下腰，摸了摸小孩子的脑袋，笑着说。

“哦，那当然！我们一定会守护我们的山林的！”小孩把我们的回答全给说了。

同行的有个当地人告诉我们，这个护林员，就是森林管护站的工作人员王元